

对中国经验和江西记忆的思考与抒写 对江西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回望与审视
对时代精神和现实生活的描摹与提炼 对民间幸福和民间诉求的叙述与体悟

刘上洋 主编 ■ 小说卷二 ■

江西六十年

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六十年

文学精选 [1949-2009]

诞生在赣鄱大地上的江西当代文学，历经六十年发展历程，一如经历了沧桑巨变的大地已是锦山绣水。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激情的笔端、就在眺望之中……

江西六十年
JIANGXI LIUSHUNIAN
文学精选
WENXUE JINGXUAN

上架建议：文学类

ISBN 978-7-80742-796-4



9 787807 427964 >

定价：45.00元

刘上洋/主编 ○ 小说卷二

4

江西六十年

JIANGXI 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文学精选 [1949-2009]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小说卷. 2/刘上洋主编.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742-796-4

I. 江… II. 刘…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江西省-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8.56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52939号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 小说卷二

刘上洋 主编

出 版 人	姜钦云
责任编辑	毛军英
美术编辑	方 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26.75
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5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42-796-4
定 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JIANGXILIUSHINIANWENXUEJINGXUAN

《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丛书

1949—2009

主 编
刘上洋

编委会成员

陈东有	李玉英	钟健华	黄 鹤	傅修延	严 力
黄晔明	尹世洪	郜海镭	周 文	刘 华	汪玉奇
朱法元	叶 青	姜钦云	姚雪雪	胡颖峰	

前 言

在中国的版图上，由章水和贡水而汇于“赣”，又由赣之五河而汇于鄱阳湖，再由鄱阳湖而汇于长江奔向大海，这是江西地理水域的自然流向。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有了一套精神长河式的鸿篇巨制——十五卷册《江西六十年文学精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卷帙浩瀚的文学作品集，融汇了几代江西作家的心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喷薄而出。文章彪炳，作家辈出，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六十年的江西文学，珍藏着江西人民的光荣记忆。发生在江西大地上的革命斗争历史，为江西儿女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江西作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作源泉。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革命历史这座“富矿”，才造就了新中国的江西作家队伍，奠定了江西文学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六十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纵贯江西文学的发展历程，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景这边独好”。有着“红色情结”的江西作家，满怀珍视的情感，始终自觉地深入开掘这座“富矿”，从中汲取诗情画意，提炼主题、情节和形象，生动表现了江西人民为新中国诞生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他们以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戏剧等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为人民前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也为发展中的江西文学注入了以红色为象征的时

代品格、精神内涵和文学特质,使得江西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历史上,江西文学积淀深厚,群星璀璨。“唐宋八大家”中,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三位领军人物就生活在江西;东晋以来,陶渊明、黄庭坚等也把自己的身躯和灵魂安顿在这一方绿色山水,成为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初唐四杰”王勃留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情操。

进入20世纪后,新中国的江西文学与传统文学紧密交汇。伴随着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春风,江西文学更是经历了一个集中爆发的井喷时期。这段时间江西文学有如大河奔涌,浩浩荡荡,横无际涯。表现尤为活跃的江西中短篇小说创作,在全国文坛上为江西赢得了巨大的荣誉;接着是江西电影一部接一部在全国叫响,折桂众多的“金鸡”奖和“百花”奖,长江和鄱湖之滨的水城九江居然有了“电影之乡”的美誉;绵延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江西谷雨诗会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以集团军的形式向中国文坛挺进,被评论界称为“江西的散文现象”。这一个个可圈可点的文学佳绩,是现时代江西作家对辉煌文学传统的对接与重续。可以说,人世间千万个平常时日流淌过去,方始出现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期。许多优秀作品的诞生,许多文学现象的出现,都集中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一如整个太空的电流汇集炸响,形成江西文学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观。

我们深情回眸历史检阅江西文学的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进程,又为江西文学开辟了无比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多更好的具有江西特色、江西风格、江西气派的传世之作就在我们激情的笔端。大时代必然呼唤大作品。大作品是以它的气势、内涵、概括力和穿透力雄踞重要的历史地位,成为某个时期某个阶段的扛鼎之作和领衔之作。大作品之所以称之为大,决不是因为它的尺幅之大、口号

之大、架子之大，而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由它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和特殊性所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大作品它的本质在于它的完美性，它的新颖性，它的原创、鲜活和发现，它对既成观念的颠覆和改造。一句话，在于它对艺术本体是否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于它是否为艺术史的演进增添新的篇章和内容。六十年的江西文学让我们收获了感动和自豪，也收获了责任和信心。江西几代作家的呕心沥血，让我们分明已领略到了朝向未来、蓄势待发的蓬勃力量。

在眺望之中，江西文学如同一条水天相接不断延伸的远方地平线，它永远引发人们的希望，推动人们去追求，但是又很难能够最终接近它和占有它，如同那比天空和海洋还要辽阔丰富的心灵一样，让人永远生发出一种新鲜而诱人的憧憬。我们离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距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这一步却需要用九十九步的努力和艰辛加以完成。这九十九步的一半只是这一步，这是一个超数学。文学本身就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巅，所有的努力都在寻找无限的高地，正是这一点，才促成我们江西作家永不停步奋力攀登！

2009年8月

目录

CONTENTS

胡 辛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001

刘吹生

谷雨茶/017

余国振

生活第二乐章：旋涡/027

江 鱼

这如水般的年华/062

杨新民

花朝女/124

郭碧良

九十八台阶上的尼姑/137

张品成

复活了的山神/150

宋清海

饕神小传/157

雨 时 如 月

风和大地/233

邱国珍

学院的风/285

邱恒聪

牙 赋/289

摩 罗

深的山/299

李志川

萝卜苕片儿/316

相南翔 严丽霞

谁是祖父的子孙/325

萧 亮

高山人家/375

叶绍荣

人生在世（二题）/392

赖寄丹

圣 女/399

后 记/413

小说卷二

○胡 辛

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

作者问于“三八”节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何况是四个女人！更何况是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她们自小同窗九载，从六二年分别至今长达二十年，今晚，却鬼使神差地邂逅。

省妇女保健院住院部的庭院委实是小，在这有“火炉”之称的省城，闷热、烦躁的夏夜，谁在病（产）房里待得住？幸亏出门就是繁华的大道，隔壁就是高矗的百货大楼，横过马路就是热闹的工人文化宫，行动不太困难的病友可投身到那人海中去。所以这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才能占据庭院中葡萄架下唯一的石桌和四个石凳，得以尽情叙别。

四十岁，对于女人来说，真是不可宽恕的年龄。青春，彻底地在这个门槛上告

别；衰老，不可遏止地从这里起步。柳青——昔日苗条、机灵、高傲，还特别喜欢给别人起绰号的柳青哪里去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她一直为其余三人所倾倒，她是她们的圆心儿。可她也真能！每次考试都非夺下全班第一名不可，乖乖，这叫男同学都咋舌。她曾挺有气魄地昂着头说：“我就不信，女的超不过男的？！”而今，她仿佛锐气消尽，瘦削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黄边眼镜，既过时又肥大的白府绸短袖衫和蓝棉绸长裤掩饰不了她瘦骨嶙峋的身形，她平添了几分老态。阔别二十年的“布谷鸟”钱叶芸，还是那么娇小玲珑，罗曼潇洒，但只能远观，不能细看。你眉梢眼角何时添了如此多的“蜘蛛网”，以至在暮色中也“条条入目”？当年被称为“憨大姐”的蔡淑华，虽然还是一副“弥勒佛”的尊容，宽宽胖胖，喜眉笑颜、慈善可亲，但那双手——在这油脂分泌特别旺盛的夏天，却仍然粗糙得显眼，使人很容易联想起摸煤球、刷锅碗、洗衣被的忙碌情景。只有文弱的魏玲玲依旧“小鸟依人”的模样，合身熨帖的淡黄尼龙短袖衫、咖啡色的旗袍裙使她显得落落大方，透着几分高雅，从她那稳重果断的眼神言谈中，分明又显示了一个成熟的医务工作者特有的气质，往日那怯生生、羞答答的“老鼠胆”是什么时候换掉的呢？

尽管变化如此之大，但她们却都没有一分钟的犹豫就认出了对方。傍晚，穿着无袖无领、花里胡哨的睡裙的叶芸，懒洋洋地出来买冰棍，当 she 从卖冰棍老太婆手中接过冰棍和十余张皱巴巴的一分钱纸币时，一直腰，瞅见了五步外用大蒲扇挡住斜阳的柳青，她竟忘情地把冰棍和纸币全往空中狠命抛去，尖声怪叫地奔向柳青：“哎呀——死人！你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她撕扯着柳青肥大的袖管，柳青也不相让地扳着她的肩膀：“叶子！叶子！生命的叶子长青，你不是病号吧？”她们的忘乎所以，立刻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抚河区妇联干部蔡淑华从计划生育科办完公事正迈步过庭院，面对十几步外一对妇女“扭成一团”、吵吵嚷嚷，出于职业的责任感，高高地扬起了多肉的粗手臂，口中念念有词：“有事好好说哇，不要动手动脚。有事好好——”突然，她像球一般“滚”将过去，“我的小柳青、嫩叶子哎——”那条胖手臂奔跑时还忘了放下。就在同一时刻，魏玲玲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草篮急急进入住院部的大门。她为小路上这三个忘记自己年龄的妇女的高声浪叫、手舞足蹈所惊骇，但不过一刹那，也投入了这旁若无人、不土不洋的呼喊和拥抱中。时间该是倒退了三十年，她们忘情在少年时代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之中。啊，小说、电影中十年不见面的亲人竟会形同路人，简直是蒙混读者、观众！

小时候，她们四家分居在系马桩和它两侧的桃花巷、松柏巷及干家巷。系马桩

前无马系，桃花巷内没花香，松柏巷口不见松，只有干家巷内似乎还住着甘氏大家族，但这些与她们有什么相干呢？她们只晓得她们应该形影不离：上课放学都要结伴同路，你邀我，我邀她；今天走这条小路穿插，明天往那栋几进老屋迂回，麻石板路有意思透了，一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有时呀，就迟到了呗，为这，她们没少挨老师的骂，挨家长的克，可等第二天，“恶习”难改，重蹈覆辙。听柳青讲故事，给一个挺凶、分数又抠得紧的老师偷偷取个绰号，有意思！挤在叶芸家揉面粉做烧饼的案板上写作业，有意思！陪淑华上门串户地去送她妈给人家洗净的衣服，有意思！钻到松柏巷的天主堂内偷看那除了帽檐是白的外，一身都黑漆漆的嬷嬷，心都紧张得咚咚跳，有意思！跑远点到抚河门外的绳金塔下仰脸看金光闪闪的塔顶，到孺子亭去捉迷藏，花五分钱坐渡船过抚河去三村看桃花，或进到佑民寺去看那又高又大的神秘的菩萨，就更有意思了！一个女孩子是孤单的，弱小的，四个女孩抱成团，那就有“所向披靡”的力量！

少年时代恐怕还是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

尽管她们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也干过不少“出格”的事：跑到叶芸家提大铁锅，涌到玲玲家锯铁窗棂；淑华抬铁水包时烫伤了脚；柳青写了不少“新民歌”，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在全市教育界大出风头。对这些，她们并不感到“痛楚”，伤心的是接踵而来的分离——柳青考上了重点高中，住校去了。叶芸进了文艺学校，她家也搬到公私合营后的中山路一家馆子店的楼上去了；玲玲家乔迁父亲医院的新宿舍，她自己也成了助产学校的学生；淑华因弟妹特多，辍学进了抚河棉纺织厂做挡车工。她们不相信就这样“散伙”了，柳青给她们读了一段不知从哪儿抄来的名言：“真正的友谊永远不会衰老，它像树枝攀不到天空。如果到了期限，它像橡树一样‘轰’的一声倒下。我们生时任何狂风吹它不动，两人中一人死去，它才告终……”读着，读着，她们竟抱头大哭了一场！

……

她们终于恢复了常态，玲玲很快履行起医生的职责，严厉而又不失温和地询问两位患者的病情：叶芸急性盆腔炎已痊愈，明日将出院。柳青是倒霉的乳腺疑症，昨日才从赣南来。淑华三句不离本行，不时插话对妇女的艰辛多磨作出评价和叹息。二十年，毕竟没有白白地流逝，她们大了，而且还将老。她们之间或多或少地有了生分的感觉。淑华还没回家，自然还没吃晚饭，但此刻，好像谁先告辞的话，就会亵渎神圣的纯洁的少年时代的友情似的。大家就这么站着回味着，回味着，让夕阳收

起最后一抹余晖。倒是察言观色了好一阵的卖冰棍老太婆笑眯眯地送过四根冰棍：

“哇干了口吧！”大家抢着付钱，老太婆却自顾自地推着车子走开：“那个老妹俚自己的钱嘛，飞得一地，我帮捡起的。”

玲玲突然有所醒悟，拉了三人便往葡萄架下钻——石桌上，她倾囊而出：四斤苹果、两斤蛋糕，几瓶果子露和两袋奶粉。原来，她爱人的妹夫的小姑单位上一位领导的妻子从某县转院到此，她受委托来慰问的。二话没说，玲玲开了果子露瓶盖，撕开了装蛋糕的塑料袋口，苹果随意啃吧！那转弯抹角的“领导爱人”待日后再恭敬吧，让淑华的家里人望眼欲穿吧，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颇有点“开怀痛饮”的气魄，干杯！为那永生难忘的友谊！

她们毕竟是世俗之人，话题很快转到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们的中心要旨——孩子和丈夫上来。

淑华两女一男，花色品种齐全；叶芸有两千金，已出落得婷婷袅袅；玲玲“只生一个好”，是个男孩，被称为“神童”！

淑华的爱人是市政府的科级干部。“秉性跟我一样，老实无用，马马虎虎呗，还可以。”谦虚中透着骄傲。“他呀，真正的、不折不扣的、彻头彻尾的书呆子，一天到晚事业、事业，一点也不懂得生活。”玲玲的爱人是医科大学的讲师兼一附院主治大夫，她那堆砌辞藻的责怪是对丈夫无比的欣赏。叶芸突然从睡裙的口袋里麻利地抽出一支烟，“嚓”的一声划亮了火柴，一缕青烟袅袅而上，这真叫女伴们大吃一惊！

“爱人？什么鬼爱人？听说古代的帝王把妻子比做衣裳，我看，妇女解放嚷了一个世纪，也不过由男人的汗衫衬衣上升到两用衫、大衣之类罢了。”她还故作轻松地抖了几下肩膀。

“你？！”问号和感叹号闪烁在女伴们的眼前。

柳青呢？“噢，不管怎样，你们总尽了女人的天职和义务，我比不上你们。我——还没有结婚。”

夜色好像一下子浓黑了许多，女伴们的眼光倏地黯淡了。在中国，老处女可没什么吃香，独身主义也不是什么时髦事。可怜的柳青，该怎么安慰她呢？

一时无语。天，真闷呀，刚才还飘荡在空气中的淡淡的栀子花香和葡萄叶的青气味怎么都消逝了，只剩下叶芸那呛人的烟味呢？闹市中喧嚣的声浪不可阻挡地阵阵涌来，何处的收录机开足了音量，贝多芬的交响乐《命运》在空中震荡。

“你——恐怕用笔名写了些东西吧？”玲玲小心翼翼问道，希望自己的话能给

沉闷的气氛带来转机。

“目前还是零。”柳青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并习惯地提了提眼镜框，但那手指，分明在微微颤抖。

啊，最脆弱的神经触动了！她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夜——她们真正分离的时光！柳青远走高飞北师大，玲玲分配到A县医院，叶芸则分到I县剧团，淑华即将赴沪学习新式织布操作法。四位少女在那困难的岁月里，在玲玲家作了一次蹩脚的，但尽了最大努力的聚餐。分别时送来送去，深夜十一点了，还没完没了。最后由柳青决定在百货大楼前“各奔前程”。没想到在楼前一站又是半个小时。就在决心分开的一刹那，叶芸又急急地喊住大家：“来！来！我心里有个秘密，想忍住，还是忍不住，跟你们说了吧，我、我五年后一定成为‘小潘凤霞’，真的！”大家一下子搂住了她，她又叽叽喳喳开了：“保密！保密！老师说I县是赣剧的发源地，我的嗓音像潘老师，也有点娇甜秀美……”“我、我也争取五年后做‘小郝建秀’！”没想到老实巴交的淑华蹦出了这么一句，自然，又是一阵欢呼。“我嘛，我一辈子不结婚，争当第二个林巧稚。你们晓得林巧稚吗？”玲玲带点羞涩地望着女友们，也不甘示弱地说。而柳青——这位和《铜墙铁壁》、《创业史》的作家同名者，本身不就是一种默契吗？女伴们对着柳青嚷嚷。“想是想当作家呀，可我念的是师范，看来我得成为乡村女教师瓦尔瓦啦啦！”柳青甩着长辫回答，口气却没有半点悲凉。三年困难时期发育的姑娘们，除了淑华“适应能力强”，还是胖墩墩之外，其余者都像黄豆芽，单单瘦瘦的，然而，理想的火苗却在胸中燃得旺旺的……

五年，何止五年！二十年也不过“弹指一挥间”！开头几年，她们尚有书信往来。十年动乱中，也许是各自境遇的变迁，遵循一般凡人的“处世哲学”，她们竟然慢慢地断了音信！她们的理想付诸现实了吗？

“喂，干吗这么沉闷？我们难得相逢，分别说不定即将来临。说说吧，说说二十年中我们为理想奋斗的境况，哪怕一件小事，一点感触。扣子轮轮转，东南西北中，淑华、叶芸、玲玲、然后我，好吗？”柳青突然以异常活泼轻松的声调对大家说，特别是少年时代的口头禅“扣子轮轮转”，把她逗乐了。

“对了，大家都得讲愉快的、幸福的事噢。”玲玲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要求。

“不，认命吧。”不识相的叶芸眼珠一转，随即利索地扯下睡裙口袋上的一枚装饰扣——一根白线摇摇欲坠地吊着它，女主人竟懒得理睬。这是一枚正面色彩缤纷

的有机玻璃扣，反面，确实一片死灰色。叶芸潇洒地往上一扔，接住。“掉下来的是正面，当然讲幸福、美满的事；反面呢，就非得讲辛酸苦辣的事不可。不管你们是唯物还是唯心的，这回都得依我。”她不容分说地把扣子塞给了淑华。

淑华憨厚地笑笑，无可无不可地将扣子往上一抛，落下来——反面。

“嗨，奇迹出现了！上有公婆、下有儿女、夫唱妇随，你可算得上‘全福人’呵。掉在蜜罐里的人上哪去找痛苦辛酸？”叶芸又来了！“还得加一条，每人的开场白都得有段格言、警句什么的，我们可是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女人。”这个叶芸，真叫人啼笑皆非。

“我确实是‘憨人有憨福’，我的生活道路平淡无奇呵。六五年搞社教后，我便抽调到区妇联……”淑华抹抹鼻头上的汗珠，开了头。

“喂，这可不算格言，俗语俚语而已。”想不到玲玲也不放过她。

“好，”淑华挺认真地想了想，“爱孩子是母鸡也会的，可要做个称职的母亲，就不那么简单了。唔，大意如此，好像是高尔基说的吧。”粗糙的手掌又往鼻头上抹去：“像样啵？”

“像样！说下去吧。”柳青赶快给她解围。

“我们这一代人，嘴边都爱挂这么一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寄希望于下一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金光大道好像只有一条：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要不中专也行。我的业余时间几乎把家务事全包了，婆婆有眼病，爱人老杨工作紧，身体又不太好，我打米买煤球，炒菜烧饭，缝补浆洗不停手呵！哪怕倒垃圾，星期天也没叫崽女做过，只要他们学习上去，我就心满意足了。上星期成绩单发下来，你们猜——”

“感动了上帝呗，个个不负慈母心呀。”玲玲热情地接嘴道。

“唉！初二的学军这女崽三门不及格，四年级的学文数学不及格，刚读一年级的学东这小崽子也只凑合着六七十分。我气得饭都吃不下，狠狠地说了他们一顿。”

“基础一定得打好。你得找找根源，这三个小家伙是不是对学习不感兴趣？兴趣是成功的一半哇。”柳青饶有兴趣地探讨。

“唉，你们不晓得呢，学军眼泪汪汪地把嘴一扁：‘姆妈就晓得说我们，你看人家雯雯家，特意给她买了台录音机学英语，想听歌子就听歌子；你看人家小燕子的姆妈，专门给她请了个高级老师，星期天就上门给她辅导，她姆妈说不加小灶拔得了尖呀；你看人家冠萍的姆妈，哪怕是单元测验，也请几天病假陪冠萍……’学文也摇着两根羊角辫起劲了：‘就是嘛，前个礼拜我们学校考中学，外面站了好多爸爸姆

妈，拿着橘子水、果子露、香蕉，还有奶油蛋糕什么的在那里等着。我要是考中学，爸爸妈妈才不会去接送呢。”连老三这小子也咋咋呼呼：“就是就是，人家小胖、小明早上都有奶粉、白糖糕吃的，就我们家，老是泡饭、泡饭！”天！放排炮啦！我不以为崽女说的别人的姆妈都是好姆妈，但我心里确确实实堵得慌。”

叶芸却咯咯地笑了起来：“记住：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棍棒底下出孝子，筷子头上出逆子。”

“没正经。”玲玲白了她一眼。

“是啊，近来我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俯首甘为儿子牛’的精神在城市父母中似乎太强了些，大有包办代替之势。儿女们依赖、依赖，像温室里的花朵，像攀缠着树的藤儿。这样下去不行呵。”柳青激动地发表感慨。

“唉，你们猜，我家老头子在枕头边跟我说什么来着？他说崽女们的话应给我们启发，今后工作上的事过得去就行。还说，不是我教你要刁，党政军工青妇，妇联本来就在末底，你这区妇联，就更小了。再说鸡毛蒜皮的事有居委会管，头破血流交给派出所处理，离婚抢亲上法院好呐，计划生育专门立过了牌子，况且你自己还是‘超指标姆妈’。他劝我实际点，心血要多滴点到自家崽女身上。你们猜，我心里那个滋味，真是辛酸痛苦！说老实话，离开织布机，我伤心过，倒做了十六年妇联工作，虽说是婆婆妈妈的工作，但蛮合我的秉性，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不能容忍人家轻贱它！我不相信，非得做一个不合格的妇联干部才配做合格的姆妈。那夜，我头一次跟老杨正儿八经地吵了起来……完了。东扯葫芦西扯瓢。”淑华戛然而止，两只粗糙的大手掌不自在地搓了搓。

“像警钟，引我深思。”玲玲叹了口气。

“像鞭子，抽打着我这枉为母亲者的破碎的心。”叶芸半真半假，随即把烟蒂在石桌上一按：“噢，该我了。”

“叶芸叶芸，像一片落叶飘零，像一朵浮云游移。且看命运对我的恩赐。”她欠身抓起石桌上的纽扣，满不在乎向上一抛——反面。

“弱者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她的纤细的十指神经质般交叉绞着，“还有：人言可畏！唾沫星子能溺死人，更不用说女人。这些都是百分之百的警句吧。”

玲玲试图打住她，但她不予理睬，又自顾自地说下去：“真人面前不说假。我一次‘出嫁’、两次改嫁，讲时髦一点，也就是三次结婚、两次离婚，怎么说也超过了‘一件事’，按说离题了，但结婚离婚都属婚姻这件大事，所以我又不算离题，对吗？”

玲玲将她的一只手腕捏住，脉搏跳动颇快，玲玲不由得皱起了眉。她却轻轻地推开了玲玲的手。

“在世人眼中，我不过是一个轻薄下贱、水性杨花的女人，有谁知我正是为了追求做一个真正的女人才如此身败名裂呢？”她抬眼望星空，亮晶晶的星星像宝石缀满幽远高深的天幕，二十年前，她展开理想的翅膀起飞时，虽柔嫩幼稚得可笑，但毕竟勇敢大胆得令人羡慕。

“记得头几年，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居然成了剧团的二牌花旦。事业上的成功叫我踌躇满志，爱神丘比特的矢又射中了我和小孙的心。这位比我早两届的能写能演的校友，被人称为I县的‘小石凌鹤’，他是I县人，独苗。我不想那么早结婚的，我记得文艺学校的老师说过，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就一辈子不结婚，赵丹也曾要她搞舞蹈的女儿赵青写保证不早结婚。艺术家的青春不能耗费在十月怀胎中呀。小孙可赌咒发誓了：‘结婚不生孩子还不行吗？要生也保证十年后！骗你是小狗。’然而，结婚刚一年，小孙的娘便不断向我开战了。先是‘传宗接代’的正统教育，再是摔盆打钵地指桑骂槐，‘养了只鸡婆不下蛋呀！’‘前世造了什么孽啊，我独门独苗的要断香火啦！’笑话！我自食其力，谁要他们家养了？！可我还是屈服了，第二年生下了‘让让’这女孩，让步呗，我够意思了。”

“这下总该风平浪静了吧。”淑华息事宁人，像她参加了调解似的。

“别忘了，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生崽生崽，女孩子不是崽！”叶芸轻蔑地扁扁嘴，“调到县委宣传组做事的小孙也压根忘了自己的誓言，一个劲地劝我：‘妈是一番好意，再说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磨。’老二婷婷又出世了。该他家没福分，又是女的。我不想再跟他母子俩没完没了地打‘持久战’，趁‘大串联’回娘家来，搞了张证明结扎了。回剧团后，头牌花旦挂牌子扫厕所去了，我虽然被称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但‘小贩’的出身给了我红五类的外衣，再说李铁梅、阿庆嫂、大常宝总得要人演呀，我又活跃在舞台上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扎的事终于被小孙母子发觉，自然，家庭九级地震发生了，我才不管呢，我行我素。可偏有不少好事者兴风作浪，说我心术不正、作风腐败，在舞台上都敢与人眉目传情，说得有鼻子有眼，妈呀，连具体细节都编得活灵活现呢。支撑我和小孙感情的柱子——信赖倒塌了，我们上了法院……”叶芸的手又抖抖索索地往睡裙口袋里掏烟，玲玲抓住了她的手腕，柳青赶忙递过一瓶启口的橘子汁，叶芸接过，一仰脖子咕噜咕噜喝了个精光。淑华递给她手绢，她慢慢地揩着嘴角。